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1/11/19)

**情意學習：追尋香港故事**

前兩周提到的世界教育前沿峰會，其中一個主題，就是情意學習，但是其他的主題,都不約而同會聯繫到情意學習。11月7日全部是香港的三個分論壇，陸慧英的主題演講，更是把疫情中停課之下的香港學生與學校，以數碼公民的概念，把數碼素養與情意學習融合在一起。而且也探索了學校是如何在疫情之中帶領學生開拓新境界。聽下來，不禁覺得，這裡面有一個香港故事！

像八鄉中心小學，學校不大，但是近年收了不少非華裔學生。學生來自11個國籍，非華裔學生佔了50%。非但沒有因種族差異而引起學生之間的隔閡，他們以“正向教育”的理念，反而把種族的多元，轉化為豐富的學習資源。一方面尊重各種族類本身的文化 （例如在齋戒月為伊斯蘭學生提供祈禱的方便）；二方面營造互相認識和欣賞他類文化的機會；三方面又引導非華裔學生認識中華文化（例如學習舞獅、毛筆字、粵曲）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本地和非華裔學生，都生活在一種愉快而樂觀的環境之中。同樣的種族多元，可以引起隔閡、分歧、歧視，但是也可以變成燦爛的共融光譜。

同樣的現實，把它看成是問題，還是把它看成是資源，結果會截然不同。這也是“正向思維”、“正向教育”的根本。正向教育提倡PERMA,其中的P,就是Positive，是建立新目標向前走的思維，而不是斤斤計較舊框架裡現存的問題。

**學生轉變 在乎發揚健康情意**

愛秩序灣官立小學，在弱勢社區，有1/6學生需要特殊學習支援。他們重新調整了學校生活，認真探討學生的“全方位學習”，方向是“翻轉未來 – 以成功創造成功”。是一種明顯的正向思維，而且也是總體來看學生，相信學生、信任學生，讓他們有多元智能發展的空間。運用了新資源，與社區結伴，還讓學生到國外去學習，包括體驗冰川的變化，創造了一個海闊天空的學習園地。四年下來，學生的成功感、滿足感都有顯著的提高，負面情緒也大大下降。

光譜的另一端，香港資優學教育苑也作了介紹。資優學苑是一所半政府資助機構，面對的都是在知識學習方面表現資優的學生，讓他們抽離學校，作課餘的增潤學習。他們發覺，資優學生在學術、身體、情緒、社交各個方面，是“異步發展”。比如說小學的資優學生可以作高中的數學學習，但是他們的情緒還是在小學生的發展階段。社會上往往只看到他們在認知方面的資優品質，按照學業成績來把學生分等，而忽略了學生的全面發展。而學生自己也因為自己的“資優”身份，容易有追求完美、情绪过敏、情绪过激等表現。資優學苑採取滲透式（在認知過程中深入情意因素）與獨立式（例如專門設計的活動培養社會承擔感）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運用了成長心態（Growth Mindset）的概念，也涵蓋了對教師與家長的教育。研究證明，成效顯著。

這次會議發言的其他香港學校，也是百花齊放。明愛陳震霞中學，可以看到校長對“左腦與右腦”的互動配合，出神入化。在學校生活中，把STEM學習、情意學習、靈修文化有機地混為一體，結合社區、大學、慈善團體的貢獻，讓學生在認知學習、科技製作、社會服務（長者）各方面能看到學生在“德”與“智”都有顯著的發展。到過該校的訪者，無不為校內的勃勃生氣所感動。

**學校轉變 在乎突破學術割據**

會議由於時間限制，只能選取少數的學校例子。還有很多很多的令人側目的例子。另外一所這次沒有參加的慈幼會伍少梅中學。三年前幾乎要停辦，學生學業成績低下，收生不足。三年多前換了校長，去年去訪問，全校卻充滿生機。不大的校舍，變成了一個現代科技塑成的博物館。還是那些學生，卻都相當自信而活躍。這也是筆者一直的信念：學生衝破考試成績的枷鎖，建立自信，比什麼都重要。印象深刻的三件事。一、在現代科技的實驗室，帶領我們參觀的是一座機器人，而設計者，是一名學生，在另外一所學校因為成績低下而無法立足。二、一位陪同的老師，在筆者耳邊說：“這三年的變化真是太大了！”問她：“您在這裡工作多少年了？”“十年了！”這是最真實的見證。同樣的教師，不只是同樣經歷了變化，也成為是學校變化的動力。三、走道都變成了學生作品的畫廊，有一幅竟然是學生書桌的桌面，原來是那名學生在桌面上的塗鴉，因為精彩，索性取下來變成掛牆藝術品（如圖）。同樣的學生、同樣的事物，採取不同的態度，就會得出不同的觀察。學生得到尊重和信任，他們就會自重與自信。這本來是簡單的道理。

也有一些比較直接的情意教育，這次會議沒有機會介紹。本欄介紹過的培僑小學的教師“關愛”體驗活動，教師一段時間互為守護天使，已經在不少學校中消化重現。胡忠中學讓學生寫出母親的優點，在家長會上使母親激動流淚，也是激動人心的情意教育。還有許多許多。

**香港故事 在乎認真研究過程**

這裡面我們可以悟出什麼？還需要探索。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的金偉明校長，原來在發展STEM的高手，廣為人知，這次他卻深入地探索了正向教育的理念。他的觀察，正向教育與STEM教育，是應該互相交叉滲透的。也可以說是上述許多例子的概括。也是嘗試打破學習領域門戶割據的分析性思維，而進入概括性思維；也就是本欄上周提到的“德”與“智”的融合。

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的蘇炳輝校長，在疫情底下，以“停課不停樂”的主題，著意在教師、家長、學生之間，建立一個以“情意支援教與學”的學習群體。關鍵是要凝聚共識；但是蘇校長更進一步，認為應該是“共建共識”。比如說，線上線下的相互關係、授課與自學的交叉、課程的簡約重組，等等，都是沒有先例可循。簡單來說，是要全校上下一條心，塑造新思維。這也許是領導一所學校的最深刻的真理。可供許多學校反思。

滬江小學，校長和教師花了不少功夫，對課程進行統整，融入情意教育、價值觀教育、生命教育，而且把課內、課外、校內、野外自然界的活動交織以來。也就是說，離開了學科的傳統學術割據，而以學生的各方面的全面發展作為線索，出現了許多跨學科的學習活動。這種努力，不可小覷，可以說是“課程”理念的突破。所付出的時間和經歷，難以想像。老師沒有自滿而止步，他們還不斷建設“課程領導”，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鑰匙。

滬江小學還有教師，提倡“童”行，即把自己放到與學生平等的身份，與學生共同經歷、共同感受，“童探索”、“童表達”、“童創作”。誰說這不是教育發展的前沿？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面很多的例子，都是在疫情停課的情況下，煥發出來的。國外的教育到處喊苦，忙於彌補“學習虧損”（learning loss）；在這時刻，香港學校的情景，而且不限於一兩所學校的情景，是否應該譜寫一個香港故事？

不是為了宣傳，而是應該把變化辨認出來，把變化的過程記錄下來，並且認真分析產生變化的種種因素，塑成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。第一步，起碼可以讓身在其中的學校，更加認識和認定自己的方向。第二步，也可以給其他學校借鑒，認識變化的基本要素，形成香港教育的新文化，迎接社會新常態。第三步，更進一步，我們廣泛的實踐素材，可以提升出更深刻的元素，也是對國際上其他社會的一種貢獻。